

陳安

美麗的黑色



二〇〇五年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舉辦的「俄羅斯！一畫展中，有立體和未... 來派畫家梅爾維奇的一幅題為《黑方塊》的作品，其畫面極為簡單：正方的畫幅，塗了一個黑色方塊，留下白色的四邊，如此而已。

當時我因看不出此畫所隱含的「哲學道理」和「美學觀點」而無法理解為何此畫成了「影響極大的名作」。即使這也並沒有完全弄明白，但根據當代養身之道，這幾年來多與「黑色」食物相好，我因此悟出這樣一點：梅爾維奇在為黑色平反、正名，在突出黑色的地位，表明它與紅橙黃綠青藍紫同樣重要，甚至更為重要，而反對政視以待，把它打入另冊。

泛舟

朱文傑



不斷有興味盎然的小品文傳世，也許是因為他天性散漫、不切事故吧，後人雖多有揣測，但他卻是悠悠然地刻自己的船，寫自己的遊記。他用清淡的筆觸寫道：「崇禎五年十二月，余往西湖。大雪三日，湖中人鳥聲俱絕。」

讀張岱的那篇《湖心亭小記》，讓我想去泛舟。張岱隱居後，不斷有興味盎然的小品文傳世，也許是因為他天性散漫、不切事故吧，後人雖多有揣測，但他卻是悠悠然地刻自己的船，寫自己的遊記。他用清淡的筆觸寫道：「崇禎五年十二月，余往西湖。大雪三日，湖中人鳥聲俱絕。」

真正的我銘記在心的湖上泛舟，還是上次與好友三人一起在山間，遊於一個不知名的湖上。風吹着面頰，頗為舒適，足下水波激盪，晃人眼目。湖上泛舟，一為情，二為風，三為景；河上泛舟，則為兩岸線性之景之連貫；峽谷泛舟，則為其奇峭險峻，仰頭可見一線天之景致；海上泛舟，則為無限開闊之視野。唯有湖，城市周圍的平湖，山間的微湖，撿一點婉婉，雜些許柔情，這可能是湖上泛舟給我的整體感覺吧。那天風和日麗，卻仍與我想象中的湖上泛舟頗有差距，也許是心境不同了吧，不過那次泛舟仍讓我至今十分欣喜。

消夏



古時沒有電扇，沒有冰箱，沒有冰激凌，更沒有空調，可夏天照樣炎熱，酷暑一樣難熬，特別是那些士大夫、文化人，還要講究衣冠整齊，不能赤膊露腿，更是苦不堪言。可是，再熱人家不是也都熬過來了，不僅各有各的消夏方法，還興趣盎然地一一寫入詩中，與人分享，今日讀來，仍不無樂趣。

陳魯民

「輕軟覺衣重，密樹苦陰薄」，天太熱，近乎「桑拿」，詩人王維穿著很薄的衣衫仍覺得太厚，悶得透不過氣來，坐在濃密的樹蔭下乘涼還覺得不自在，他是個享福的人，也不乏銀子，可面對夏日炎炎，熱風陣陣，也沒什麼好辦法。「頭痛汗盈巾，連宵復達晨。不堪逢苦熱，猶賴是閒人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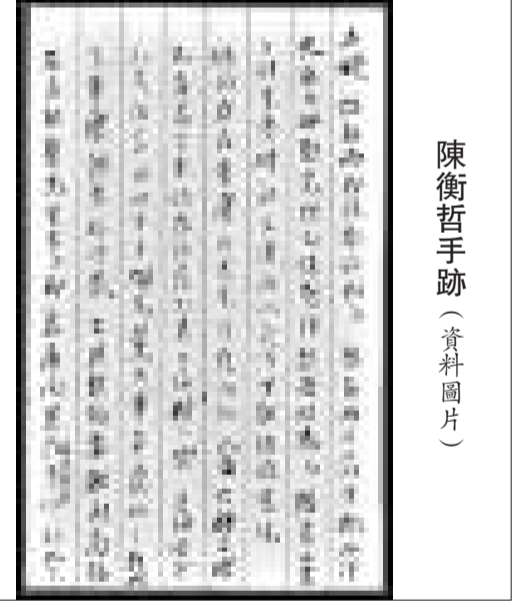
陳衡哲的「不婚主義」

馮進



徐志摩愛貓，丁文江喜歡打赤腳，胡適愛吃肥肉——「以小孩子的觀點而言，我最喜歡徐志摩伯伯和胡適伯伯。」這是陳衡哲和任鴻雋的長女任以都在回憶父母當年交遊狀況時說的。任教授是拉德克利夫大學（Radcliff College，後併入哈佛大學）歷史學博士，美國賓州州立大學（Penn State University）歷史系的退休教授。

一九一四年夏，當時的留美預備學校清華學堂首次開科招收女生。陳衡哲在各地的考生中脫穎而出，以全國第二的成績成為首屆九名清華留美女生中的一員。是年，她揚帆去國，先在美國紐約州讀了一段時間大學預科，次年秋進入美國當時的七大著名女子大學（美國人所謂的「七姊妹」）之一的瓦莎大學，她在在那兒的英文名字是陳莎菲（Sophia Chen）。陳在瓦莎大學的留學生活相當愉快，除了攻讀歷史專業之外，她也為中國留學生刊物《留美學生季報》寫稿，並由此結識了留學生中的一些翹楚人物：包括胡適與她未來的丈夫、中國科學社的創始人之一、提倡「科學救國」的任鴻雋。當時胡適正致力於白話文學的提倡和推廣，但他周圍的朋友如任鴻雋、梅光迪、朱經農等，並不贊同他獨尊白話的激進觀念。而陳衡哲雖然沒有加入他們的論爭，卻對胡適深表同情，因此被胡適稱為他在新文學運動中「一個最早的同志」。



二〇〇四年因為翻譯陳衡哲的自傳，我曾去採訪過她。現在人知道陳衡哲，多半因為她曾是傳說中胡適的「緋聞女友」。可是她是中國第一位官費（庚子賠款）留美的女生之一，曾經獲得美國瓦莎大學（Vassar College）學士、芝加哥大學碩士學位，也是中國第一位女大學教授（北大歷史系）。她曾經創辦了《獨立評論》，也曾多次在《獨立評論》以及《新青年》、《努力週報》、《東方雜誌》、《小說月報》、《現代評論》等當時很有影響力的刊物上發表文章。她又在西洋史的研究方面頗有建樹，成為這一領域在中國的開創者和帶頭人。陳衡哲年輕的時候是奉行「不婚主義」的，這在當時清華留美的圈子裡很出名。可是後來還是接受任鴻雋的求婚，在三十歲那年和三十四歲的任鴻雋在中國結婚，而且婚後兩人有三個兒女。她的不婚與結婚，她的成就與生平，對今天的中國女子還有借鑒意義。

事實，陳衡哲是新文學運動的先驅之一，因為她早在一九一七年第一期的《留美學生季報》上就用白話發表了一篇描寫美國一所女子大學生活的短篇小說《一日》，那時候魯迅的《狂人日記》尚未問世，所以說起來陳衡哲的小說才是中國現代第一篇白話小說。另外，陳衡哲也工詩，她的五絕《月》曾引得胡適與任鴻雋擊節不已：「初月曳輕雲，笑隱寒林裡。不知好容光，已照清溪水」。但陳衡哲作為歷史學家

生命的走向

魯人



我一直覺得：人，應該活的時候好好活，死的時候好好死；活的時候別找死，死的時候別找罪。好好活即符合自然之道，也符合社會之道。天主教認為自殺是一種罪惡，以至不能進入天堂。不過安樂死的呼籲，在西方似有甚囂塵上之勢，國內也時有人提起。巴金老人生前就曾數次提出請求，當然不可能如願，這既不符合國情，也不符合人情。

我妻子的一位同事自殺了，只有三十二歲的年齡。大學畢業後進入這家大型國企，先在倉庫做保管員，將倉庫管理得井井有條。不論庫房裡的什麼物品，他都能隨口說出放在第幾排第幾個架子的第幾層，並且知道庫存一共有幾個。於是，毫無背景的他，被很快提升，從組長之類一路做上來，幾個月前剛調到妻子這個部門，做副部長，拿年薪。小伙子白白淨淨，相貌堂堂，人也很隨和。職工家裡有事，現場總會有的身影，跑前跑後，沒有半點架子。正春風得意的他，卻死意堅決，一兩個月前就寫好了遺書。之前，家裡的事也都處理妥當，母親心臟不好，做了搭橋；新買的房剛裝修完。自殺的當天也無異常，白天在單位一如既往地工作著，只是臨下班時，告訴部長，前任部長與他交接的材料、物品都放在什麼樣地方。這讓部長在他出事後一直很自責，埋怨自己粗心大意，雖然當時覺得他的話有點怪，卻沒想到竟是臨終的交代，以至任由他孤獨地走了。

我死得讓人很心疼。他沒有在新裝修的家裡，而是在小區僻靜處的一棵樹上，以長繩讓自己從這個世界上消失的。跟他一起工作的同事都非常傷心。一是念他人好，一是可惜他年輕，一是不能接受他選擇的方式。我妻子雖與他接觸時間不長，也很難接受這一事實，在家裡說起他便會幾度落淚。我妻子最初以為他是因心臟病猝死的。後來有同事來電話，談到了他的死亡過程，妻子摺下電話又是啜泣不已。

聽說他患抑鬱症，一直在吃藥。但平時真的看不出他有什麼異常，待人接物禮貌親切，也很平和，三十二歲升為副部長，可愛的孩子剛一歲。真不知道他的心靈深處有怎樣的痛苦和壓力，使他匆匆地走向了生命的歸宿。真覺得好好活是對生命的尊重，好好死也是對生命的尊重。也真覺得生命已經無意義時，非要讓它去承受許多無意義的痛苦，說不上是尊重生命。但可悲的是，那個無意義的生命，此時常常已無法確定自己的意義。而那些有意義的生命，又常常不忍自己決定去決定另一個生命意義的有無。有這三十二歲的男自己決定了自己生命的取捨，而且，安排得有條不紊，從容不迫。人們常說：連死都不怕，還怕活嗎？可能這句話讓許多想死的人醍醐灌頂，選擇了新生。這位年輕人卻去意已決，而且淡定、平靜地透出了些許高貴的氣質。他真的讓我時很迷茫，對他的選擇，不知該責備，該惋惜，還是該肅然起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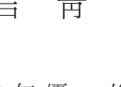
當然，加拿大國情不同，土地遼闊，面積比中國還略大，但人口只有三千多萬，是中國的十分之一。多倫多人口在加拿大最多，不過三百萬，除上下班高峰外，公共交通車一般並不擁擠，人人有座，有的線路幾乎是空車。過馬路的行人寥寥可數，不建天橋和地下道，對面多沒有行人。總之，國家寧可，國情各異，一國做法，別國也不無道理。但譬如汽車禮讓行人、開車不許打手機等，北京等中國的城市還是可資借鑒的。

在多倫多乘車

當然，在多倫多外出，都沒有不便之處。譬如乘公共交通車，有時要等很長時間，沒有北京車次頻繁；各路公共交通車不在一起，換乘要走很多路。多倫多沒有行人過街天橋或地下道，有時公共交通車站就在對面，也要繞到很遠的十字路口去過馬路，很是不便，個別人違反交通規則橫穿馬路，甚至發生交通事故。

言青

在多倫多外出乘車，解除了一些煩惱。這幾年，北京公共交通服務有很大改進，車體加大，車次增多，整潔舒適度也提高不少。但老年人出行乘車，仍有一些困難，不僅人多擁擠，而且上車台階較高，上下很不方便。每次外出，我因腿腳不好，上下車都要老伴攙扶一把。而到多倫多，一次外出乘車，發現乘車老不但不多，而且上下車台階較低，幾乎與馬路沿路齊平，老人或殘疾人也可以推車，買食品的拉車也推上來，覺得很稀奇，但一問外孫女才知道，多少年來都這樣。司機很從容地等嬰兒車和食品車上車後才開車，乘客們也默契地給他們讓路。我看到車下的小寶實一直睡得很安穩。還有一次外出出天要下雨，一位騎車的青年人，在一個公共車站，把自己的自行車固定在公共車站前的架子上，自己乘上公共車，也是繼續趕路。這些都是我第一次看到，也是多倫多公共交通特有的。



在北美，六十五歲以上的老年人享受優待，外出乘公共交通車免費，我覺得是對老年人的尊重和照顧。多倫多老人乘公共交通車也有優惠，但沒有免票。我們和外孫女外出，或去超市，或去公園，路都很近，只乘三四站，覺得不值。但如去較遠的地方，又是一個方向，就可變成聯票使用，顯示了它的優越性。譬如一次我們去一個很遠的公園，先乘公共交通車，接着換乘地鐵，最後還要乘有軌電車，第一次乘車時把事先買好的優惠票交給司機，一張聯票，用它可一直乘到底。